東坡文選

卷十七至卷二十

H.H. MU CHINESE LIBRARY

東坡文選卷十七

明景陵鍾　惺定

墓誌銘

○范景仁墓誌銘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

實爲景仁傳其畧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
（原委甚妙）
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二公間知其平生爲詳
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
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
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
（又帶得妙）
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鐘律則反復
（妙在此）
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回映在有意無意之間）
君實之沒軾既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
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爲君實

旣沒、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鎭、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祖諱璲、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爲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鎡、終隴城令、次曰鍇、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爲學、薛奎守蜀、道遇鎡、求士可客者、鎡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

宋時前輩人如此

壽其季廊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祁與爲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爲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

原該如此

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

何足異

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爲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爲東監直講用參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

節富鄭公欲以宰相兼判樞密院意

勘充編修唐書官嘗遷校理宰相龎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秘閣爲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句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謂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令賦入之數十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戸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

三司同制國用葬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妙論）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赦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

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
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
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快甚）
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公發
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仁宗曰、卿言是也、
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别其賢
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
寧初、卒如公言、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訐以爲名、
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畧細故、時陳執中爲相、

今言官以碎事責宰相適以成其頽鈍難退之念耳

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爲、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太公也、周王既薨、眞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眞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以禮物而試之

好膽

政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爲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

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爲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論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有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須髪爲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

透

如此然後謂之誠

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
諸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
上心、及爲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此一語可泣）
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袷享獻賦以
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
修撰、攺右諫議大夫、英宗卽位、遷給事中、充仁宗
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敀翰林侍讀學士、復
爲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
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

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旣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饑、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

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羣牧使、句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駮制勑、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勑、其後刋去、故職寖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爲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靑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靑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

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邇英閤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爲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

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繇門下、公奏繇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

公憫當在請建儲之時矣

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上表謝其畧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公旣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輙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爲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

貧者期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
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
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今上即位遷光
祿大夫、初英宗即位、祔仁宗主、而遷僖祖、及神宗
即位復還僖祖、而遷順祖、公上言太祖起宋州有
天下、與漢高祖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
報、及上即位、公又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
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
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

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爲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强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爲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

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公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爲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語公與劉凡定樂、公曰、定樂先當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眞黍以定黃鐘、而劉凢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淸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凡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爲嫌、乃先請致仕、

既得謝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奬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二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即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

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廣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鎡卒於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爲承議郎、公少愛學於鄉先生麗

直溫、直溫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淸麗簡遠、學者以爲師法、凡二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擧、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修唐書、仁宗實錄玉牒日曆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祿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

垣集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勳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中岳廟、次百嘉、承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參軍、祖朴、長杜主

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晩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葬於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祔公、始以詩賦爲名進士、及爲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爭、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祕、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

只是自處甚高

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爲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旣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于名人顧趨之以累爲榮神人無名欲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爲悲熙寧以來孰擅茲器嗟嗟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潁昌皆

欲怠民民不汝怠君實既來遄歸于洛縶而維之莫不勝脫爲天相君爲君牧民道遠年徂卒狥以身公獨堅臥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貪夫以廉儒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塟于汝子孫不怠尚歆來者

〇陸道士墓誌銘

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家世爲黃冠師子厚獨狷潔精苦不容於其徒去之遠游始見余黃州出所作詩論內外丹指畧蓋自以爲決不死者然余嘗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其後十五年復來見余惠州則得瘦疾骨見衣表然詩益工論內外丹益精曰吾眞坐寒而死矣每從事於養生輒有以敗之類物有害吾生者余曰然子若死必復爲道士以究此志余時適

逹甚

得美石如黑玉、曰當以是志子墓、子厚笑曰幸甚、久之子厚去、余之河源開元觀、客於縣令馮祖仁、而余亦謫海南、是歲五月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五十、祖仁葬之觀後、蓋紹聖四年也、銘曰、

嗚呼多藝此黃冠、詩棊醫卜內外丹、無求於世宜堅完、龜饑鶴瘦終難安、哀哉六巧坐一寒、祝子復來少宏寬、毋復清詩助痟酸、龍虎尤成無或奸、往駕赤螭驂青鸞、

、〇惠州官葬暴骨銘

有宋紹聖二年、官葬暴骨於是、是豈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大方便）、東坡居士銘其藏曰、

人耶天耶、隨念而徂、有未能然、宅此枯顱、後有君子、無廢此心（好大願力）、陵谷變壞、復棺衾之、

○朱亥墓誌

崔嵬高丘、其下爲誰、惟魏烈士、朱亥是依、時惟布衣、不震不驚、晉鄙在師、孔嚴不孤、進承其顧、視如豚猳、昔其在屠、誰養其威、鼓刀市人、誰者畏之、世之勇夫、殺人如蒿、及其所難、或失其刀、惟是貧賤、無以自豪、是謂眞勇、士之布衣、其亦在養、有或不養、臨事而恐、惟是屠者、其養可取、

大是禪偈

〇亾妻王氏墓誌銘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於京師、六月甲午、殯於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於軾、有子邁、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後軾有所忘、君輒能記

之問其他書則皆畧知之繇是始知其敏而靜也從軾官於鳳翔軾有所爲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愼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輒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銳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其死也蓋年二十有七

二〇字〇哀　甚

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于艱難不可忘也

哀在音響節奏之間不在其文也

他日汝必葬諸其姑之側、未期年而先君沒、軾謹以遺令葬之銘曰、

君得從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所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爲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大學識借此文發之

王氏爲妻朝雲作妾是何等福德

○乳母任氏墓誌銘

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亾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於杭密徐湖、謫於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於黃之臨皐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於黃之東阜黃岡縣之北、銘曰、

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不之也、

東坡文選卷十七終

東坡文選卷十八

明景陵鍾　惺定

祭文

○祭文與可文

從表弟蘇軾致祭於故湖州文府君與可學士兄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可能復飲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鼓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氣噎悒而填胸淚疾下而淋衣忽收淚以自問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乎道之不行哀哉無徒豈

淺語感傷

無友朋、逝莫告余、惟余與可匪亟匪徐、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而疎之耶。嗚呼哀哉、孰能惇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爲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忘得喪、如與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訃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喟、夢相從而驚覺、滿茵席之濡淚、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爲不朽。與有子爲不死。雖富貴壽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也、然余嘗聞與可

之言、是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亾無存、則夫所謂
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云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陳令舉文

嗚呼哀哉、天之生令舉、初若有意、厚其學術而多其才能、蓋已兼百人之器、既發之以科舉、又輔之以令名、使取重於天下者、若將畀之以位、而令舉亦能因天之所予（妙）、而日新之、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夫豈獨其自任、將世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望其如是、是何一奮而不顧、以至於斥、一斥而不復、以至於死、嗚呼哀哉、天之所付、爲偶然而無意耶、將亦有意、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

者、不至耶、將天既生之以畀斯人、而人不用、故天復奪之而自使耶、不然、令舉之賢、何爲而不立、何立而不遂、使少見其毫末、而出其餘棄、必有驚世而絕類者矣、予與令舉別二年、而令舉沒、既沒三年、而予乃始一哭其殯而弔其子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歐陽文忠公文　潁川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從表侄、具位蘇軾謹以清酌肴果之奠、昭告于故太師兖國文忠公安康郡夫人之靈、嗚呼、軾自齠齓、以學爲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爲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羣、我老將休、付之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濶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譁、○何等地步○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

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潁人、潁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潁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尚饗、

惠州祭枯骨文

爾等暴骨于野、莫知何年、非兵則民、皆吾赤子、恭惟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監司舉行、無吝財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犬豕傷殘、螻蟻穿穴、但爲藂冢、罕致全軀、幸雜居而靡爭、義同兄弟、或解脫而無戀、超生人天、

忽發妙理

說

○稼說 送張琥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歛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歛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

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克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

眞○痛○癢

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

師而問焉、有曰轍（澹甚）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厚道之文

○文與可字說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足以爲君子乎、曰未也、孔子爲問者言也、以爲賢於所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恥、夫何惡之有、君子不惡人、亦不惡於人、子夏之於人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

窮理之言

妙

無此一段彼是鄉愿

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可者、而果遠也、則其爲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夫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之於孺悲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屑教誨者也、非拒也、夫苟無意於拒、則可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然、吾友文君名同、字與可、或曰爲子夏者歟、曰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爲子張者也、與可之爲人也、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修德而忘名、與

此文字有分兩處

爲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雖然。未嘗有惡於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爲子張者也。

○楊薦字說

楊君以其所名薦請字於余、余字之尊、巳而告之曰古之君子、佩玉而服韍、冕而垂旒、一獻之禮、賓主百拜、俯僂而後食、夫所爲飮食者爲飽也、所爲衣服者爲暖也、若直曰飽暖而巳、則夫古之君子其無乃爲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邪、蓋君子小人之分、生於足與不足之間、若是足以巳矣、而必爲之節文、故其所以養其身者甚周、而其所以自居者甚高而可畏、凜乎其若處女之在閨也、兢

兢乎其若懷千金之璧而行也夫是以不仁者不
敢至於其墻不義者不敢過其門惟其所爲者止
身世妙論
於足以已矣之間則人亦狎之而輕加之以不義
繇此觀之凡世之所謂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
者皆君子之所以自尊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孔
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地非
不足錯也而必茅之爲藉是君子之過以自尊也
予欲楊君之過以自尊故因其名薦而取諸易以
爲之字楊君有俊才聰明果敢有過於人而余獨

憂其所以自愛重者、不至而已矣。、

不讀此等文不知古來才人厚處及慎處

相形處妙有情理

○剛說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妙）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嶮者、皆異時可喜人也、（章子厚恐亦在其中）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眞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

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鞫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幷按、且

寫出骨力

吾嘗謂法吏不強項不能行其平恕卽此意

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旣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是以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妙）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

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痛快）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總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說

讀書深涉世久見事多入理熟境到意到觸手成文

此正養氣之說了此

跋

〇書曹孟德傳後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聞而異之以爲虎畏不懼已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倉皇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觝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食人先被之以威

天下無難事矣

而不懼之人威無所從施歟有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爲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妙理妙論不必眞如此說來自妙

○書六一居士傳後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已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

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說理不腐

○書東皋子傳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胸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當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

釀酒勞巳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東皐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皐子矣然東皐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皐子與仲長

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誌、予益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一段大悲憫意以歡喜心行之自寫出大菩薩心行

〇書柳子厚牛賦後

此〇一字便妙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爲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即歸德於巫、以巫爲醫、以牛爲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爲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沈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

中國人以沈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賁、使以曉諭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庚辰三月十五日記、

　　癡心結習惟此詎可以解之一經正論便

　　失之矣

○書若逵所書經後

懷楚比丘、示我若逵所書二經、經爲幾品、品爲幾偈、偈爲幾句、句爲幾字、字爲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若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況多畫、如海上沙、是誰磋磨、自然勻平、無有麤細、如空中雨、是誰揮灑、自然蕭散、無有疎密、咨爾楚逵、若能一念、了是法門、於刹那頃、轉八十藏、無有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了○得○妙○

書事

○書劉庭式事

予昔爲密州、殿中丞劉庭式爲通判、庭式、齊人也、而子由爲齊州掌書記、得其鄉閭之言以告予曰、庭式通禮學究、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旣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盲女死於密、庭式喪之逾年、而哀不衰、不肯

復娶、予偶問之、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與
之偕老、義也、愛從何生、哀從何出乎、庭式曰、吾知
喪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無目亦吾妻也、吾若
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
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也耶、子
深感其言、曰、子功名富貴人也、或笑予言之過、予
曰不然、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霸叛入蜀、親友皆
告絕、而叔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君子是以知
叔子之貴也、其後卒爲晉元臣、今庭式亦庶幾焉、

若不貴必且得道、時坐客皆憮然不信也、昨日有人自廬山來、云庭式今在山中、監太平觀、面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絕粒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哉、聞之喜甚、自以吾言之不妄也、乃書以寄密人趙杲卿、杲卿與庭式善、且皆嘗聞余言者、庭式字得之、今爲朝請郎、杲卿字明叔、鄉貢進士、亦有行義、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東坡居士書、

此等識解解說不出然妙在實有其理又

有其事

贊

○參寥子眞贊

東坡居士曰、維參寥子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口、外尫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爲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余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

不能忘情四字名僧所諱參寥妙處在此

石室先生畫竹贊并序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逝、不留於物者也、顧嘗好畫竹、客有贊之者曰、

先生閒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罵世之言

○郭恕先畫贊 并序

右張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裔爭事、謝去、周祖召爲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猫、○有○見○之言 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氷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

卽自爲之。郭從義鎭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妙）郭氏亦寶之、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怒先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處俗人有法）富家子大怒、遂絕、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于內侍省押班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神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于太學、益縱酒

肆言時政頗有謪譏語聞決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逃矣因掊地爲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槀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衾存焉蓋屍解也贊曰

長松攙天蒼壁插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濛寂歷烟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異人奇事却寫得有本領

○韓幹畫馬贊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擇所繇濟跼蹐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爲廐馬也則前無覊絡後無箠策以爲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胸中曠然。

○應夢觀音贊

稽首觀音、宴坐寶石、忽忽夢中、應我空寂、觀音不來、我亦不往、水在盆中、月在天上、

不許人索解

○靜安縣君許氏繡觀音贊

太岳之裔、邑于靜安、學道求心、妙湛自觀、觀觀觀世音、凜不違顏、三年之後、心法自圓、聞思修王、如日現前、心識其容、口莫能言、發于六用、以所能傳、自手達鍼、自鍼達線、爲鍼幾何、巧歷莫筭、鍼若是佛、佛當千萬、若其非佛、此相曷緣、孰融此二、爲不二門、拜手敬贊、東坡老人、

○小篆般若心經贊

草隸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舌於言無揀擇、終日應對惟所問、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值墻壁、縱復學之能粗通、操筆欲下仰尋索、譬如鸚鵡學人語、所習則能否則默、心存形聲與點畫、何暇復求字外意、世人初不離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動念皆塵垢、而以俄頃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不作處安得禪、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隸、心忘其手手忘筆、筆自落紙非

我使正使怱怱不少暇、倏忽千百初無難、稽首般若多心經、請觀何處非般若、

東坡文選卷十八終

東坡文選卷十九

明景陵鍾　惺定

銘

○却鼠刀銘

以下字字痛罵小人

野人有刀不愛遺余長不滿尺劒鋏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畜之無害暴鼠是除有穴于垣侵堂及室跳床撼幕終夕窣窣叱訶不去啖齧棗栗掀盃舐缶去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躡壁家爲兩門窘則旁

實有所感之言

出輕趫捷猾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爲怪妖晝出羣鬬相視睢盱舞于端門與主雜居猶見不噬又乳于家狃于永氏謂世皆然亟磨吾刀槃水致前炊未及熟肅然無蹤物豈有是以爲不誠試之彌旬爲禀以驚夫猫鷙禽晝巡夜伺拳腰弭耳目不及顧鬚搖于穴走赴如霧碎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何爲宛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爪牙彼孰爲畏相率以逃嗚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喻是亦何勞

○卵硯銘

東坡硯、龍尾石、開鵠卵、見蒼璧、與居士、同出入、更嶮夷、無燥濕、今何者、獨先逸、從參寥、老空寂、

古甚

補正意不磨

○王定國硯銘

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發劒、予以試墨、劒止一夫敵、墨以萬世、則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以納諸聖賢之域。

〇文與可琴銘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醳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妙

○香林八節

河渭之水多土其聲厚以沉江漢之水多石其聲激而清香林八節是謂天地之中山水之陰

銘語典質爲難

○徐州蓮華漏銘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鉼、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

○補正意不落事理切

贏、使凡爲吏者、如鉼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

辱升不爲榮則民將靡然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九成臺銘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一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旣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亾而不傳、雖然韶則亾矣、而有不亾者存、蓋常於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其天、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

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緜覧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於前矣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

妙理雄文以韻語出之

〇蘇程庵銘 并引

程公庵、南華長老辯公爲吾表弟程德孺作也、吾南遷過之、更其名曰蘇程、且銘之曰、

辯作庵、寶林南、程取之、不爲貪、蘇後到、住者三、蘇既住、程則去、一彈指、三世具、如我說、無是處、百千燈、同一光、一塵中、兩道場、齊說法、不相妨、本無通、安有礙、程不去、蘇亦在、各徧滿、無雜壞、

○夕庵銘

與晝皆作、霧散毛脉、夜氣旣歸、肝膽是宅、我銘夕庵、惟以照寂、八萬四千、忽然而一、

讀之寒粟

○大別方丈銘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隱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搖其中、孰能開目而未嘗視、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遍照十方、地獄天宮、蹈冒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三門之外、大江方東、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爲江所同、我觀大別方丈之內、一燈常紅、門閉不開、光出于隙、曄如長虹、問何爲然、笑而不答、

寄之盲聾但見麗然秀眉月面純漆點瞳我作銘
詩相其木魚與其鼓鐘

結得妙

頌

○石恪畫維摩頌

我觀衆工工一師、人持一藥療一病、風勞欲寒氣欲暖、肺肝胃腎更相克、挾方儲藥如丘山、卒無一藥堪施用、有大醫王拊掌笑、謝遣衆工病隨愈、問大醫王以何藥、還是衆工所用者、（此一語最妙）我觀三十二菩薩、各以意譚不二門、而維摩詰默無語、三十二義一時墮、我觀此義亦不墮、維摩初不離是說、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忽見默然無語處、

三十二說皆光焰、佛子若讀維摩經、當作是念爲正念、我觀維摩方丈室、能受九百萬菩薩、三萬二千師子坐、皆悉容受不迫迮、又能分布一鉢飯、饜飽十方無量衆、斷取妙喜佛世界、如持鍼鋒一棗葉、云是菩薩不思議、住人解脫神通力、我觀石子一處士、麻鞋破帽露兩肘、能使筆端出維摩、神力又過維摩詰、若云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佛子若見維摩像、應作此觀爲正觀、

○魚枕冠頌

瑩淨魚枕冠、細觀初何物、形氣偶相值、忽然而爲魚、不幸遭網罟、剖魚而得枕、方其得枕時、是枕非復魚、湯火就模範、巉然冠五岳、方其爲冠時、是冠非復枕、成壞無窮已、究竟亦非冠、假使未變壞、送與無髮人、簪導無所施、是名爲何物、我觀此幻身、已作露電觀、而況身外物、露電亦無有、佛子慈閔故、願受我此冠、若見冠非冠、卽知我非我、五濁煩惱中、淸淨常歡喜、

○觀世音菩薩頌

慈近乎仁、悲近乎義、忍近乎勇、憂近乎智、四者似之、而卒非是、有大圓覺、平等無二、無冤故仁、無親故義、無人故勇、無我故智、彼四雖近、有作有止、此四本無、有取無匱、有二長者、皆樂檀施、其一大富、千金日費、其一甚貧、百錢而已、我說二人、等無有異、吁觀世音、淨聖大士、徧滿空界、挈携天地、大解脫力、非我敢議、若其四無、我亦如此、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拊稺師子、顧視侍者、擘瓜而剖之、頌曰、

手拊雛猊、目視瓜獻、甘芳之意、若達於面、六塵並入、心亦徧知、即此知者、爲大摩尼、

○第八尊者並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有神人涌出于地、捧槃獻寶、頌曰、

爾以捨我、我以慈受、各獲其心、寶則誰有、視我如爾、取與則同、我爾福德、如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已襆鉢、持數珠誦咒而坐、下有

童子構火具茶、又有埋筒注水蓮池中者頌曰、

飯食已畢、襆鉢而坐、童子茗供、吹籥發火、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祝文

○祈雨吳山祝文

杭之爲邦、山澤相半、十日之雨、則病水、一月不雨、則病旱、故水旱之請、黷神爲甚、今者止雨之禱、未能踰月、又以旱告矣、吏以不德爲愧、神以不倦爲德、願終其賜、俾克有秋、尚饗、

名實二字拈出警異

○祭常山祝文

熙寧九年七月某日詔封常山神爲潤民侯十月某日具位蘇軾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昭告于侯之廟曰嗚呼旱蝗之爲虐也三年於茲矣東南至於江海西北被於河漢饑饉疾疫靡有遺矣我瞻四方大川喬嶽食於斯民者甚衆而受寵於吾君者可謂巍巍矣訴之而必聞求之而必獲思我農夫而救其災沴不爲倏雲驟雨苟以應禱之虛名而有膏澤積潤可以及民之實效卓然如侯者幾希

矣凡天子之爵命有德而致之則爲榮無功而享之則爲辱今侯澤此一郡而施及於四鄰其受五等之爵而被七命之服也可謂無愧而有光輝矣願侯益修其實以充其名上以副天子之意而下以塞吏民之望民其奉事有進而無衰矣尚饗

偈

○靈感觀音偈 并引

或問居士、佛無不在、云何僧榮、所常供養、觀世音像、獨稱靈感、居士荅言、譬如靜夜、天清無雲、我目無病、未有舉頭而不見月、今此畫像、方其畫時、工適清淨、又此僧榮、方供養時、秉心端嚴、不入諸相、無有我人衆生壽者、則觀世音、廓然自現、爾時居士、作此言已、心開形解、隨其所得、而說偈言、

夫物芸芸、各升其英、爲天蒼蒼、爲日月星、無在不

在、容光則明、矧我大士、淵兮淨神、妙湛生光、即光爲形、亭亭空中、靡所倚憑、眷此幻身、如鬼如眠、生則圓物、軒昂權衡、地所不載、而能空行、滅則蕩空、附離四生、不可控摶、矧此亭亭、涕淚請救、摶頰頓纓、如月下照、著心寒清、不因修爲、得法眼淨、碎身微塵、莫報聖靈、

子瞻此等偈絕似漢人詩及自作詩反畢單何也

雜文

〇問養生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竝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於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槹、而與之上下、如蹈車

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爲、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嚥、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嚥、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

而時省觀焉、

從涉世看出養生善讀莊子

○後怪石供

蘇子旣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予旣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擧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

而根凸、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槃云、

佛經以煩
惱得菩提
亦此意

○藥誦

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兔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眞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頴陽之風、所以因𥀬而取福也、吾始得罪遷嶺表、不自意全、既逾年、無後命、知

不死矣、然舊苦痔、至是大作、呻呼幾百日、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絕葷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蟲、館於吾後、滋味葷血、旣以自養、亦以養蟲、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麪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茯苓麨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尚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眞人之言、對病爲藥、使人誦之、日三、曰、東坡居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之厄、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茯苓多

矣居士則歌以答之曰事無事之事百事治兮味無味之味五味備兮茯苓麻麥有時而匱兮有則食無則已者與我無旣兮嗚呼噫嘻館客不終以（絶倒）是爲愧兮

〇〇酒經

南方之氓、以糯以秔、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麪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烝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甕、按而并泓之、三日而并溢

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篘、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撋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

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篘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只如今人寫食物方才入手便成妙文叙法全用考工記

○論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志林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戸、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林、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昨日太守楊君采、通判張公規、邀余出遊安國寺、坐中論調氣養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難在去慾、張云蘇子卿齧雪啖氊、蹈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

語近情而刻

謂了生死之際矣然不免爲胡婦生子窮居海上而況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笑余愛其語有理故爲記之

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庄民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

單問此一邊便妙

莊周由余治國極頂之言

富繇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子雲過予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正謂允從輩耶、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況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豈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門最久、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發於至情如

饑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者耳、觀與仲儀書論可退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而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以爲進者之戒、

昔吾先君夫人僦宅於眉、爲紗縠行、一日二婢子懸帛、足陷於地、視之、深數尺、有大甕、覆以烏木板、先夫人急命以土塞之、（厚福人所爲）甕有物如人咳聲、凡一年乃已、人以爲此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侄之問者聞之、欲發焉、會吾遷居之問、遂僦此宅、掘丈餘、不見甕所在、其後某官於岐下、所居大柳下、雪方

尺不積雪晴地墳起數寸軾疑是古人藏丹藥處欲發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吾先姑在必不發也軾愧而止

是子瞻大導師

王敦至石崇家如厠脫故著新意色不怍厠中婢曰此客必能作賊也此婢能知人而崇乃令執事厠中殆是無所知也

看得好

天聖中曹瑋以節鎮定州王鬷爲三司副使疎決河北囚徒至定州瑋謂鬷曰君相甚貴當爲樞密使然吾昔爲秦州聞德明歲使人以羊馬貨易於

只是眞心爲國心眼自然透明畯眞庸人古今太平時如此輩甚多

邊課所獲多少爲賞罰時將以此殺人其子元昊年十三諫曰吾本以羊馬爲國今反以資中原所得皆茶綵輕浮之物適足以驕惰吾民今又欲以此戮人茶綵日增羊馬日減吾國其削乎乃止不戮吾聞而異之使人圖其形信奇偉若德明死此子必爲中國患其當君之爲樞密時乎盍自今學兵講邊事畯雖受教蓋亦未必信也其後畯與張觀陳執中在樞府元昊反楊義上書論土兵事上問三人皆不知遂皆罷之畯之孫爲子由婿故知

格君心之非全在此

之、

臨皐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静者之言）聞范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以不如君、子上無兩稅及助役錢爾、

眞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蘊子容曰、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爾、軾因贊其語、且以陳孰

中俗吏耳、持至公、猶能取信主上、況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無心耶。將元祐三年興龍節賜宴尚書省論此、是日又見王鞏云、其父仲儀言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卿者、執中舉吳育、上即召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以此觀之、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晚節有心疾、亦難大用、仁宗非棄材之主也。

東坡文選卷十九　終

東坡文選卷二十

明景陵鍾　惺定

外制

○范子淵知峽州

勑朝請大夫新差知兖州范子淵、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橫費之財、猶可以力補、而旣死之民、不可以復生、此議者所以不汝置、而朕亦不得以赦原也、（二語愧死人）夷陵雖小、尚有民社、朕有愧於民而於汝則厚矣、可、

小的行民而殊有臘鼓民所為救則負免可
讀者所以不次置而後亦不得以救所也其
費之府猶可以分補所闕之民不可以救生
與必不可救之彼雖衡華之民置之救亦之神
朝請大夫新差知杭州北于淵救以有此之
◎乞平淵神疾州
外制

明竟陵鍾惺定

東坡文選卷之二十

○克鞏可遙郡防禦使

勑具官某朕於宗室無所愛也、然猶不欲虛授以速人言、得之惟艱、乃罔後悔、凡有進秩、必付有司、攷其歲月、察其行義、則朕與汝皆無愧、豈不休哉、

字字有操放

○王安石贈太傅

勑朕式觀古初、灼見天意、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故觀文殿大學士守司空集禧觀使王安石、少學孔孟、晩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糟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熈寧之有爲、冠羣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

看其於敢難下筆處下筆

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漁樵、不亂羣於麋鹿、進退之際、雍容可觀、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模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問、在予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爲之一涕、於戲、死生用捨之際、孰能違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是用寵以師臣之位、蔚爲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特贈守太傅、

○王公道

○呂𧖟庚太常寺太祝

勑具官呂𧖟庚先皇帝有賢執法朕不及思也思其人行其言用其平生所予者猶以爲未足也而錄其子嗚呼亦可以識朕意也夫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汝勉之哉朕不汝忘可

數語回翔

是以假之於箴之故取不敢忘可謂用心

錄其子孫可以識取意也夫顧雅其有素

其人行其言用其平生所乎者而設爲求其正而

物具官呂端庚先皇帝有賢能者殿不及思也呂

○呂端庚太常寺太祝

○呂大臨太學博士

勑具官呂大臨、太學、禮義之所從出也、不擇人以爲法、而恃法以爲治、可乎、漢之郭泰符融、唐之陽城韓愈士皆靡然化之、其賢於法遠矣、朕方詔有司疏理學政、而近侍之臣言汝可用、必能於法禁之外、使士有所愧而不爲、乃稱朕意、可、

內制

〇賜朝議大夫試戶部尚書李常乞除沿邊一州不允詔

勑李常在泮獻馘亦儒者之常挺劒疾鬬蓋孔門之事雖然義有輕重理有後先與其自請捍邊已癬疥之疾曷若盡瘁事國幹心膂之憂苟推是心何往非報雖願受長纓而往者卿之本心然自以尺箠而鞭之吾有餘力尚體此意姑安厥官

寫出雄主

人鍾而嘆之吾有餘力尚體此意故安厥官
何往非我雖顯受長變而往若卿之本心然自以
靜亦之次時書盡奔事國時心神之憂尚推未已
之事雖煞美有輕重理有後先與其自請得遑已
洲李常主中爆藏亦論者之常災倚疾關覽死門
州不允詔

○賜韓縝大夫蕭頌尚書李常令從分義

內制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

勑彥博、論道則忘年、卿不可以年旣高而爲請、稱德則鄙力、卿不可以力不足而爲辭、斷之於中、義有不易、豈以屢請之故、而廢將成之功、體君至懷、以慰公議、

大有駕馭却字字至誠感人

以屬請之

○賜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政如農耕、以既穫爲能事、言如藥石、以愈疾爲成功、若耕不穫、疾不愈、朕何望焉、所以用卿者、非以富貴卿也、勉卒成業、何以辭爲、

語語責成便妙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批答

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無羨於功名而有厭於富貴其所以忘身徇國捨逸就勞者豈有求而然哉凡以先帝之恩生民之故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陳而草木自遂去就之際損益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而長者去之卿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藥餌有間時游廟堂家居之樂何以異此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答

用賢之功、必要之久遠、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朕之用卿、期於百姓之旣富、卿之自信、亦豈一日而成功、常賜之災、天以警朕、夙夜祗懼、與卿同之、朕若歸過於股肱、何以答天戒、卿若釋政而安逸、何以塞民言、各思其憂、少安厥位、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王存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為國不患於無人，有人而不用之為患。事君非難於辭寵，居寵而無媿之為難。吾之用卿，計已審矣。卿之自信，又何疑哉。

二字嚴甚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許斷來章批荅

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夫以聖人猶待三年而後成功、況其下者、今卿助我爲治、自以爲旣成矣乎、其未也、譬如玉人雕琢玉、中道而易之、豈復成器哉、

妙絕

大議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除一外任不許批

答

夫以才御物才有盡而物無窮以道應物道無窮而物有盡凡今之患所乏非才以卿篤於愛君必能建長久之策澹然無我可以寄枉直之權二年于茲百度惟正事旣就緒民亦小康至於微疾之屢攻此亦高年之常理卿其良食自輔爲國少安譬如止水之在槃豈復勞心於鑒物心且不勞而況於力乎

況於力乎

書如止水之在槃皆復夢心於鑒物心且不得爾

憂攻此亦高年之常運卿其見貪自輔爲國少安

于茲百度推正其既能縮貞亦惟康重於微笑之

能進長久之策濟衆無我可以許往直之權三年

而物有盡凡今之患所去之非十以卿爲於變苦必

夫以十而物未有盡而物兼有以直以治通無窮

答

○賜辯林日公昔會聯相位除二外任不得批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除一外任不允批

答

朕以天下之大、知爲君之難、有朽索馭六馬之憂、有抱火措積薪之懼、正賴多士恊于一心、朝夕以思彌縫其闕、凡今中外執事、膂力之畢陳、視吾一二老臣、進退以爲節、○卿若無事而引去、○人將相顧以自疑、○而況邊鄙未寧、兵民多故而子左右之老、先自求於便安、則夫疏遠之臣、○何以責其盡瘁、○勉輔不逮、期於有成、

備不逮期於有成
先自求於便安則夫陳遠之臣何以責其盡瘁勉
以自勵而寬邊鄙未寧兵民多故而于左右之寄
二者臣進退以為節卿若無事而引去人將朕厭
思彌縫其闕凡今中外執事齊力之畢陳覩吾一
有抱火措積薪之懼正須多士協于一心朝夕以
濟以天下之大知為君之難有朽索馭六馬之憂
答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除一外任不允批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卿之求去蓋數矣。言不爲不切。而朕終莫之從。朕之留卿亦至矣。禮不爲不盡。而卿終莫之亮。君臣之際。情不相喻。朕甚疑之。夫樂丘園而厭軒冕。亦古人之一節。而非聖賢之高致。尊耆老以重朝廷。蓋天下之大計。而非沖人之私欲。與其使朕屈公議以從卿。曷若卿少貶其私意以徇天下乎。

○賜太師文彦博乞致仕不許斷來章批答

覽表具之爲君難爲臣不易非吾推誠無疑不能起卿於安佚非卿忘身狥國不能從我於艱難召用之初中外相慶搢紳莫不競勸父老至於涕流中道而歸其義安在宜思一身之樂輕於社稷毋使庶人之議及於朝廷

覺避賢二字說不出口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古者世臣譬之喬木、粤自拱把至於棟梁、傑然羣材之中、夫豈一日之力、卿擢自仁祖、迨茲四朝、光輔朕躬、允有一德、不獨卿無心而事自定、抑亦民既信而功易成、方今布在朝廷、豈無豪傑之士、猶當養以歲月、待其德望之隆、卿雖欲歸、勢未可去、宜安厥位、以副朕心、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

覽表具之、宰相不自用、人主不自爲、予欲識人物之忠邪、故以卿爲水鏡、予欲知利害之輕重、故以卿爲權衡、〔先言居要〕苟明此心、雖老猶壯、與其輕去軒冕、獨善其身、孰若優游廟堂、兼享其樂、益敦此義、勿復有云、

賜范純仁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許批答

覽表具之吾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卿將書之紳銘之盤盂以爲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歟則今兹爰立之命乃所以委重授艱而已又何辭乎

開口便妙

東坡文選卷二十終